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TONGSHI

中国佛教通史 (第八卷)

赖永海 主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佛教通史（全十卷）

ZHONGGUO FOJIAO TONGSHI

中国佛教通史

（全十卷）

（第 一 卷）

（第 二 卷）

（第 三 卷）

（第 四 卷）

（第 五 卷）

（第 六 卷）

（第 七 卷）

（第 八 卷）

（第 九 卷）

（第 十 卷）



中国佛教协会
CHINA BUDDHIST ASSOCIATION
100000 北京 宣武门内大街 26 号
100000 Beijing Xuanwumennei Dajie 26 No.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TONGSHI

中国佛教通史 (第八卷)

赖永海 主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通史. 第八卷/赖永海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394-6

I. ①中… II. ①赖… III. ①佛教史—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5831 号

书 名	中国佛教通史(第八卷)
主 编	赖永海
责任编辑	朱晓莹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270 插页 60
字 数	7 0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394-6
定 价	700.00 元(全套)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西藏前弘期佛教 1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及发展 1

一、佛教传入吐蕃 2

二、佛教在吐蕃的发展 7

三、达玛灭佛 24

第二节 前弘期的译经及佛学思想 27

一、译经 27

二、前弘期佛教思想及其影响 39

第三节 前弘期的寺院及寺院经济 47

一、前弘期的寺院 47

二、前弘期的寺院经济 54

第二章 五代十国时期佛教的发展 61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与佛教 61

第二节 五代北方佛教及周世宗灭佛运动 65

第三节 南唐佛教与江南法眼禅系的兴盛 71

第四节 吴越地区的佛教 79

一、吴越佛教的繁盛 80

二、天台德韶与法眼禅系 85

三、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的繁荣 90

四、天台宗的盛弘:从羲寂到义通	93
第五节 契此和尚与弥勒信仰的影响	97
第六节 雪峰禅系与闽地佛教的发展	104
第七节 云门禅系与岭南佛教的展开	110
第八节 禅教一致与华严禅在江南的推展	116
第三章 隋唐五代的僧官与度僧制度	119
第一节 隋代的僧官、寺职和度僧制度	120
一、隋朝的僧官制度	120
二、隋代寺职	124
三、赐额与度僧	133
四、“公贯”与“私度”	135
第二节 唐代僧官制度的完善	140
一、唐代佛教事务管理机构的变迁	140
二、“十大德”与僧录	146
三、僧正与僧统	155
第三节 唐代寺职与师号、紫衣	161
一、唐代“三纲”	162
二、唐代的监寺	166
三、师号、德号与紫衣	170
第四节 赐额与度僧	181
一、唐代的赐额制度	182
二、“私度”与“官度”	187
三、名籍与度牒、戒牒	194
第四章 隋唐五代佛教经录和佛教史著	207
第一节 隋唐五代经录的编纂	208
一、隋代经录的编纂	208
二、初唐诸部经录	219
三、智昇及其《开元释教录》	237
四、圆照及其所编经录	244
五、南唐释恒安《续贞元释教录》	251
第二节 道宣的佛教史学著述	254
一、《续高僧传》	254

二、《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	258
三、《释迦方志》	259
第三节 《大唐西域记》及其他西行游记	261
一、《大唐西域记》	262
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	271
三、《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	277
第五章 隋唐五代的寺院经济	279
第一节 隋唐寺庄的形成	279
第二节 “直岁”、“净人”与“寺户”	285
第三节 隋唐佛教寺院的经营活动	298
第四节 隋唐佛教宗派的经济基础	305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三教关系	310
第一节 傅奕反佛与唐初的佛道之争	310
一、傅奕上书废佛	311
二、佛教方面的反驳	314
三、唐初佛道之争的结局	324
第二节 唐代的佛道先后之争	325
第三节 唐代宫廷的三教论议	337
一、高祖、太宗朝的三教排位之辩	338
二、高宗朝的“名理”之辩	343
三、中唐以后的诞日论衡	346
第四节 唐代的沙门拜俗之争	352
第五节 儒家“道统说”对佛教的批判与吸收	361
一、韩愈的“道统”说及其对佛教的批判	361
二、李翱的“复性”说及其对佛教的吸收	368
第六节 宗密对儒道两家的批判与会通	375
一、宗密对儒道两家的批判	375
二、宗密对儒佛道三教的会通	382
第七节 隋唐佛学对道教的影响	385
一、中观学对道教重玄学的影响	385
二、佛教心性论对道教心性论的影响	399

第七章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徒的生活与信仰 410

第一节 隋唐佛教的信仰与仪式 410

- 一、智顗与忏法的集大成 410
- 二、宗密与《圆觉经道场修证仪》 426
- 三、唐代禅宗的忏法 429
- 四、道宣与律宗的忏法 437
- 五、善导与净土礼赞仪 441
- 六、隋唐的药师道场与药师礼忏仪 450
- 七、弥勒信仰与弥勒礼忏仪 459

第二节 隋唐的内道场与舍利信仰 464

- 一、内道场的起源 464
- 二、杨广的慧日道场、日严寺 466
- 三、唐代的内道场 474
- 四、隋文帝的舍利信仰 480
- 五、唐代诸帝的舍利信仰 485

第三节 隋唐佛教的社会慈善事业 491

- 一、隋代佛教的慈善事业 491
- 二、唐代的悲田养病坊 492
- 三、唐代寺院的宿房 496

第四节 唐五代的俗讲与变文 500

- 一、唐五代的讲经仪轨 500
- 二、唐五代的俗讲 514
- 三、唐五代时期的转变与变文 515

第八章 中国佛教与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 518

第一节 隋唐五代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518

- 一、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交流 519
- 二、五代十国时期的中日佛教交流 534
- 三、入唐僧与佛教典籍的输入 537

第二节 隋唐五代与朝鲜的佛教文化交流 538

- 一、隋唐与朝鲜的佛教交流 539
- 二、五代与朝鲜的佛教交流 558

第三节 隋唐五代与越南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561

第九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 568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佛教石窟与造像 568

一、隋代的石窟与造像 568

二、唐代石窟与造像 571

三、五代十国佛教石窟与造像 584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佛教绘画 586

一、隋代的佛教绘画 586

二、唐代的佛教绘画 588

三、五代时期的佛教绘画 610

第三节 隋唐五代的佛教书法 611

一、隋代佛教书法 611

二、唐代佛教书法 619

三、五代佛教书法 637

人名索引 639

第一章 西藏前弘期佛教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一般被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前弘期指从佛教传入吐蕃到末代赞普达玛(838—842年在位^①)禁佛为止的两百余年间佛教传播历史。这是佛教在吐蕃的初传阶段。后弘期指的是从10世纪开始的佛教在西藏再次得以大规模传播的阶段,这也是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形成的阶段。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及发展

佛教传入之前,吐蕃盛行的是藏族地区固有的宗教——本教(bon,也被写做苯教、笨教、本波教)。关于本教在吐蕃兴起的时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本教在吐蕃第一任赞普聂墀赞普(gnya-khri-bstan-po,其生活年代也难有定论,有公元前360年和公元前126年等说法,一般采纳前者)时就已经出现。本教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最初的宗教思想基础主要是一种万物有灵论,认为世界上普

^① 关于达玛在位时间,各家史书有不同的记载,这主要是因为对他的即位时间有不同的认定,分别有838年、841年、842年等说法,《资治通鉴》记为838年。

遍地存在着“五界神祇、地方神、家神、战神、年神等许多不同的神灵，要宰杀牛、羊、鹿等牲灵祭祀贡献”，^①这时的本教师也是一群“翱翔于空，割树成条，裂石为蹊，并常以酒肉供奉鬼怪”^②的人物，这是本教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笃本时期。随着社会的不断推进，本教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后来还出现了专门的教主辛绕米沃且，他“把经过印度西面的大食传入西藏的外道自在派的见地和原来的本教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种宗教理论，这一派被称为恰本，它不同于兑本(注：笃本)”，进入恰本阶段的本教仍然崇尚杀生祭祀鬼神，但已经有了自己的宇宙论等方面的较为系统的教义，这时本教师的分类也日趋细化，发展出了“祈福、送鬼、赎替、卜算、园光占卜、预测生死等仪式内容”^③，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对上可以护持王政，对下通过巫术和占卜的方式，干预和控制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史载“从聂赤赞普至赤德妥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治理王政”^④。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的。

一、佛教传入吐蕃

关于佛教的传入，根据藏族史料记载，肇端于吐蕃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lha-tho-do-ri-gnyan-bstan，公元3世纪中期)时期。据传说，在赞普晚年时，一天，从天上降下了《诸佛菩萨名称经》、《宝篋经》两部经书以及佛塔、印有咒语的印牌等物。藏族史料对这一记载的解读是：因为本教崇拜天，故而说这些东西是自天而降的，“实际是由班抵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梯生将这些法典带来西藏的。藏王不识经文

①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第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②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一)》，黄颢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③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第5、6页。

④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注，第194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复不知其义,以此班抵达和译师也回印度”^①,这种说法大抵是客观的。因为当时“藏王不识经文复不知其义”,所以这些东西被称为“年波桑哇”(gnyan-po-gsang-ba,意为“玄秘神物”)加以供奉,并有可能流传后世,因为赤松德赞建成桑耶寺时,修建了一座白色梵塔,塔中尚装有“先王所供奉之《玄秘神物》”^②。

以上的记载几乎出现于所有重要的藏族史书中。但近年来学者依据本教经典,对这一记载进行了修订。他们认为从本教史料来看,佛教试图传入吐蕃的年代比这还要早得多。可以远推到“七赤天王”的最后——一位桑赤赞普(srib-khri),并且在止贡赞普(gri-gum)再次出现于吐蕃,但是由于本教势力的抵制而未能传播成功^③。实际上,远在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之前,吐蕃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佛教都十分兴盛。就连被松赞干布纳入治下的大勃律和羊同等国,“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④。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吐蕃不可能成为一个佛法的真空地带,佛教对这一带作尝试性传播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尝试性的传播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所以,总的说来,佛教传入吐蕃一般还是被确认在松赞干布时期。

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m-po,617—650)是强大的吐蕃王国的缔造者,也是吐蕃时代极具雄才大略的赞普之一。他在位时,派大臣屯米桑布扎(thon-mi-san-bho-ta)去印度学习文字。屯米桑布扎返回时,根据梵文创造了藏族自己的文字。这在整个藏族历史发展上是一件非比寻常的大事,也为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提供了先期准备条件。

① 廓诺·讯鲁伯:《青史》,郭和卿译,第26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班抵达即“班智达”,按照印度佛教的习惯,将精通“五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明、内明)的人称为“班智达”。

②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第12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③ 才让太:《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④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205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松赞干布还先后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khri-btsun)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这两地当时都盛行佛教,两位公主也都笃信佛教。赤尊公主进入吐蕃时,带去了三尊佛像:一尊释迦不动金刚佛像(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一尊弥勒佛像、一尊度母像。文成公主入藏时,嫁妆中则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为了供奉她们带来的佛像,在松赞干布的支持下,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先后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但从规模上看,这两座寺庙在当时充其量只是两座较为简陋的佛殿,远非经过历代不断扩建所形成的后世的大、小昭寺可比。另外,这两座寺庙在当时也是一个佛本融合甚至各种宗教元素融合的产物。在兴建大昭寺的过程中,殿的四门绘有坛城,满足僧人的意愿;殿柱上绘有金刚槌,以满足咒师的意愿;四角绘有万字纹(卐),以满足本教徒的意愿,又画上网格纹,满足普通居民的意愿^①。所以,大、小昭寺虽采纳了佛教建寺的形式,但在内容上还是尽最大可能地照顾了藏族传统文化的传统宗教情绪。同时,建寺的精神实质仍然没有脱离本教“镇压鬼怪”、“镇压严厉”^②的范围。例如,在建寺之前,先由文成公主堪舆,也就是勘察地形,寻找建寺地基。文成公主指出:“此吐蕃王土,地处仰卧之岩魔女身上,因此,岩魔女之两臂、头、两胯、两肘、两膝盖及四肢等,当需逐一建以镇压之神殿,即使不成,亦当施以铁槌。”^③所以,当时兴建的一批小庙都是为了镇住所谓的岩魔女的。但无论怎样,松赞干布毕竟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他接受了佛教,并把佛教的“十善业”中的一些规定作为先进的道德规范而加以推广,为此后世佛教徒把他作为护教三法王而加以崇奉,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也因她们在佛教传入雪域方面的特殊作为而被奉为白度母和绿度母的化身。

虽然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都建了寺庙,但当时的吐蕃并没有出家僧

① 参见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第85页。

②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注,第194页。

③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三),黄颢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人,佛教已然传入,但影响并没有后世藏文书籍中所渲染的那么大。松赞干布去世后,此后相继继立的是芒松芒赞(mang-srong-mang-btsan, 650—676 在位)和都松芒波结(vdus-srong-mang-po-rje, 676—704 在位),在这三四十年间,佛教在吐蕃并无进展。甚至在芒松芒赞时,唐蕃之间再起战火,吐蕃谣传唐朝要索回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以至于将那尊佛像藏匿并泥封了起来。

都松芒波结的儿子赤德祖赞(khri-lde-gtsug-btsan, 704—755)十岁即位,成年后与唐朝联姻,迎娶了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入吐蕃后,将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找出,建立“供祀之制”。另外,赤德祖赞发现了记有松赞干布遗训的铜牌,牌中有“我五世后,有王名德者出世,佛法将兴”等内容,他认为牌中所言之人是自己。于是派遣郑喀·木乃肖噶(bran-kha-mu-le-sho-ka)及聂·咱那古玛热(gnyags-snya-na-ku-ma-ra)两人前往冈底斯雪山,迎请在那里静修的印度佛教大师佛密和佛寂。但迎请未果,两人只得把两位印度大师心中记诵的《分别经》和《金光明经》等五部大乘经典记录下来带回吐蕃献给了赞普(《西藏王统记》认为“从唐朝翻译了《金光明经》和《毗奈耶分品疏》”)。为此,赤德祖赞下令在拉萨修建了卡尔扎(vkhang-brag)、在扎玛尔(brag-dmar)修建了枕桑(vgran-bzang)、在钦朴修建了纳热(ne-ral)、在扎玛尔修建了呷曲(ka-chu)、在桑耶修建了玛撒巩(ma-sa-gong)等五座佛堂作为存放经书的处所。这一点也有碑铭资料可佐证,《噶迥寺建寺碑》中说:“祖赤德祖赞之世,于扎玛建瓜州寺,于琛浦建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①

关于吐蕃早期从松赞干布到赤德祖赞之间佛教的发展情况,历来存在三种解读方式:第一种就是藏文史书。在藏文史书中,这一时期佛教的存在样态已经非常成熟发达,赞普建寺庙、译佛经、传佛法,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按照《西藏王臣记》的记载

①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6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就是：“法王松赞干布在位时，修建佛身、语、意三密所依之佛像、经塔和其依处之神殿寺庙；翻译佛教圣典；创立闻、思、修等妙善规制。”^①仅从逻辑上分析，这是有违宗教传播的规律的。第二种就是国外藏学界观点。他们在广泛地对比敦煌文献和汉文资料的前提下，对西藏资料中的记载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对松赞干布与佛教的最初接触的程度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于认为吐蕃王室对佛教真正的皈依和支持开始于赤松德赞时期。^②第三种就是同时期从汉地出发去天竺求法的僧人们留下的游记。他们都认为吐蕃在这一时期并无佛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义净和慧超。唐朝僧人义净西行求法，在游历天竺诸国时曾经到达过吐蕃的西部诸国。对这一地区佛教的传播情况，他所作的记载是：“此诸国之中，唯波刺斯及裸国、土蕃、突厥，元无佛法，余皆遵奉。”^③义净到达印度的时间是673年，693年回到广州，这是都松芒波结在位的时间。此时的吐蕃民众对佛法依旧一无所知，否则义净就不会有这样的记载了。稍后于义净，新罗僧人慧超在开元年间曾往天竺求法，途经吐蕃西部(时间大致在712—727年间)时也记载吐蕃：“总无寺舍，不识佛法，当土是胡，所以信也。”^④这已经到了墀德祖赞在位时期了，但吐蕃还是处于“不识佛法”的状态。

综合这三种解读方式，我们只能说：在松赞干布时期甚至在他之前，吐蕃开始和佛教有了初步的接触，但其程度十分有限，基本限于王室成员的个人行为，并未在社会上形成任何影响，普通民众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这一点正如现代学者所认为的：从整体上看，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文化之进入吐蕃及其传播还是表层的，并主要限于物质层面，即出现了佛像、佛寺和佛物等，但尚未进入精神层面，尚未对吐蕃人的思想观念产生

①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注，第3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② 图齐在《西藏宗教之旅》、戴密微在《吐蕃僧净记》中都持类似的观点。

③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第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④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205页。

直接的影响和作用。^①

赤德祖赞晚年派桑希(sang-shi)和另外四人作为使臣携带信函、礼品,到中原求取汉族经典及五台山图,等到他们返回时,赤德祖赞已于755年去世,继立的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742—797年)年幼无权,崇本大臣玛祥·仲巴杰(ma-zhang-khron-pa-skyes)^②掌权,他制订了专门的“小法”(即“布琼法典”)禁止崇信佛法,凡是信奉佛法者,都将被流放到边远的荒地去。同时他还向赞普宣讲:“国王所以短命而死,都是奉行佛法的报应,实在不吉祥。佛法说来世可以转生,乃是骗人的谎言。为了消除今生灾难,应该信奉苯波教。”^③在玛祥·仲巴杰的支持下,小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被套在用皮绳编制的网里,最初打算送回汉地,但拖到卡扎(mkhar-brag)洞,因为拉不动了,就把佛像埋进沙坑,后来又送到了芒域(mang-yul,今西藏西南与尼泊尔接壤处)。拉萨一个管理佛像和经塔的汉族和尚也被驱逐回汉地。同时,一些小的寺庙如卡扎寺、真桑寺等都被拆毁,大昭寺被改为屠宰作坊,杀了牲畜,剥下鲜血淋漓的皮子搭在佛像上,内脏等挂在佛像手上。信奉佛法的大臣芒和白两人都被治罪杀害。^④支持佛法的巴塞囊(sba-gsal-snang,也被称为益喜旺波)也被流放到芒域,巴塞囊是吐蕃比较早信佛教者,而且据《贤者喜宴》记载是在“汉族和尚那里获得修行之经教”。于是,桑希等人只好把带回的佛经藏到石洞中。

二、佛教在吐蕃的发展

1. 莲花生入藏

赤松德赞逐渐成年,桑希便将从汉地取回的《十善法经》、《金刚经》、

① 详见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第13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② “玛祥”或译为“马向”,意为母舅,吐蕃王子年幼时,一般由母舅摄政。

③ 拔塞囊:《拔协》,佟锦华、黄布凡译注,第8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④ 同上书,第9页。

《佛说蹈杆经》等读讲给赞普听。赤松德赞开始了解并信奉佛法。后来在信佛的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用计将玛祥·仲巴杰幽闭在古墓当中,开始准备推行佛法。

巴塞囊到芒域后,利用这个机会去印度朝山拜佛。返回途中在尼泊尔遇到了印度著名的佛教学者寂护(藏译有时为“静命”),寂护是8世纪东印度人,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曾经做过那烂陀寺主讲。他在中观学系中,与稍前一点的智藏以及自己的门人莲花戒,并称为清辩之后的“东方自立量派三大家”(中观自续派)。在巴塞囊的建议之下,763年,在剪除了玛祥·仲巴杰之后,寂护被请到了吐蕃。寂护给赞普讲了一些基础的佛法知识如“十善法”、“十八界”等。但此后不久,吐蕃发生了雷击红山宫和洪水冲刷澎塘宫殿的灾难。排斥佛法的大臣趁机说这是信佛所招致的,赤松德赞只好礼送寂护出境。临行前,寂护建议藏王去请一个叫莲花生的密宗大师。

寂护之所以推荐莲花生,可能是因为他看到本教在吐蕃社会的重要影响。而本教作为较为原始的宗教形态,巫术成分居多。莲花生则是以咒术闻名的密宗师,寂护的意图是利用密宗的咒术,制服本教师,使他们的巫术相形见绌,从而在根本上瓦解贵族和民众对本教的信仰。

莲花生梵名白玛桑坝哇(padmasambhava),藏族人称其为邬坚仁波且、邬坚白玛(意为“莲花师”),出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乌仗那(今巴基斯坦西部的卡普利斯坦)。该国僧人“戒行清洁,特闲禁咒”^①,也就是擅长于密宗的咒术等,莲花生也是这样一位僧人。赤松德赞于是派人前去迎请,藏文史籍中说莲花生一路“降妖除魔”,“首先和西藏的十二女神较量,运用威力慑服诸女神,令受灌顶而许誓守护正法;渐次前来北道,使塘拉等神立誓护法。”^②

①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季羡林校注,第2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廓诺·讯鲁伯:《青史》,郭和卿译,第29页。